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



曲江歌女

王寅明
编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I207.41
86

中·国·古·典·文·学·故·事·丛·书

根据「明」无名氏『绣襦记』剧本改写

曲江歌女

王寅明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12号

责任编辑：王 何 陈云曼

封面设计：孙广来

插图绘画：宋 昊 牛 犇 朱 妍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

曲江歌女

王寅明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北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英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0印张 140万字

2005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418-1466-0/I·111

定价：188元（全十册）本册定价：18.80元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王 鸥

副主编：王 何 陆 琦

编 委：王 瑾 王 鸥 王 何

田 澗 菁 刘 虎 澄 周 建 顺

李 岩 陈 皓 陈 云 曼

陆 琦 姜 山 龄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，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。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，使她璀灿夺目，馨香四溢。

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，是移风俗、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。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，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、善、美的民族文化精神。

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；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、善、美精神的继承，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。失去了根，还谈什么花繁叶茂！基于这个想法，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、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，编辑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分辑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。

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，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，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，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，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，自有其情节紧凑，通俗易懂的长处。阳春白雪自然很好，下里巴人

也确不可少。

改写，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。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，以求历史的真实，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；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，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、丰富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，并增强其故事性，虽改有所本，亦绝不敢掉以轻心。

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，必然打着时代的、阶级的烙印，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，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，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，绝不会、也不应全盘去接受。

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，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，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。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，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。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。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。

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。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

目 录

一	游春惊艳双仗义	(1)
二	此曲只应天上有	(20)
三	相识恨晚成知己	(31)
四	杀马定情双盟誓	(43)
五	卖身救主小来兴	(56)
六	鸨母赶人不留情	(67)
七	合谋求子设圈套	(81)
八	金蝉脱壳遭计算	(90)
九	饥寒交迫成乞丐	(106)
十	严父打子草席埋	(124)
十一	被关绝食情不移	(144)
十二	拒唱拒嫁不高攀	(161)
十三	坟场相救又逃生	(187)
十四	刺目劝学震郎心	(202)
十五	中第拒媒心不变	(216)

十六 客寓剑门双奇遇 (225)

十七 丹凤夫人永流芳 (243)

一 游春惊艳双仗义

春天迈着彩色的步子来到了人间。有着八水绕长安的大唐国都，被掩映在万绿丛中。高高的城墙，巍巍的城楼，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，加上众多的大街小巷中有着数不清的柳、榆、杨、槐等等树木，像士兵一样排列两旁，充分显示了其皇都风采。人口超过了百万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超级都市。

随着残冬的消失，先是迎春花在枝头绽开了金黄的花朵。继而梨花泛白，桃花著红。牡丹花以其国色天香的魏紫、姚黄、焦骨等等上千品种，多彩多姿地展现在御苑民间。数不清的蝴蝶翩翩起舞，四处展示其自身的美丽；忙不停的蜜蜂，“嗡嗡”地鸣叫着，飞来飞去，忙着采花酿蜜。

时逢大唐盛世，国力昌盛，经济文化空前发达。周边

· 游春惊艳双仗义 ·

国家以唐为师，不断派来遣唐使臣和留学生长期留学，真可谓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处处歌舞升平。值此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大好季节，长安城中的人们，上自皇帝皇妃，大小官员，下到黎民百姓，小商小贩及外国使臣和商人，都脱去了厚厚的棉袄棉裤，顿时感到一身轻松。在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暖洋洋的春光里，都想走出小笼子与大笼子式的家门与城门，象只鸟儿一样飞出去，于城南的曲江池游春踏青，溶进大自然的怀抱里。这已经是一年一度的老规矩了。

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郊。高高的大雁塔与大慈恩寺是其近邻。曲江曲江，顾名思义是弯曲的江。水源来自终南山的无数清泉，所以长流不断，从不枯竭；占地几千亩的水面上碧波荡漾，鸥鸟翔集，象一面巨镜，倒映出了蓝天白云与大雁塔的高高的塔影。平时就有数不清的画舫游艇往来穿梭。歌声笑语，勾引得大小鱼儿不时地跃出水面，一展身姿。如今，正值春游高潮，男女游人就像流水一样，源源不断地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中纷纷涌来。他们中有骑马的、有坐轿的、有赶车的、有步行的。呼

儿唤女，扶老携幼。真是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

众多的游人中，夹杂着一行三个男子。为首的头戴儒家方巾，身穿长襟蓝衫，脚着粉底薄靴。胖胖的中等个子，长脸上突出了一个咕碌碌地直是转动着的小眼睛，显示出其人久跑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并且善于用心计，脑子里的鬼点子特别多。他名叫乐道德，年近四十，是曾来长安连考三科都名落孙山的儒生。他的身后是一匹高头大马，毛色浅黄，油光水亮，杂有五朵白色的花纹，故名五花马。此马牙口正值壮年，有着使不完的精力，跑起来四蹄生风，可日行千里。骑在马鞍上的是一个青年男子。此人长得一表人才，高高的个子，浓浓的眉毛，白净的圆脸，隆起的鼻梁上是一对黑白分明的大大的眼睛。他身穿簇新而华贵的织锦儒衫腰系垂着长穗的丝绦，头戴镶有方形玉片的儒巾，叫人一看就知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富家公子。此人名叫郑元和，年方二十出头，祖籍荥阳，乃常州太守郑儋的独生儿子，今年进京赶考的考生。他的马后是一个短衣长裤，聪明伶俐，年方十六岁的小书僮名叫来兴。他们三人结伴，从数千里以外的江南常州，一路上吃尽了风霜雨雪之苦，历时月余方到达皇都长安，

·游春惊艳双仗义·

寄寓于城内靠近御街的布政里的高升客店。因离考期尚远,郑元和与乐道德就常在客店里,闹中求静地抓紧攻读,企求到秋来高中皇榜,一举成名。今天早起,天气晴和,春光溶溶,在乐道德的倡议下,入乡随俗地出城游春,换换环境,轻松一下脑子。

郑元和双腿岔开,坐骑在镶银裹玉的鞍子上,信马由缰地让五花马缓缓前进。出了南城门,过了护城河上的吊桥,就进入了广阔的城郊。他放眼四望,眼前的景致使他感到非常新奇,非常壮观,到底是帝王之都,一切都那么气势宏伟,好多地方都是他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,远非江南小郡中的常州能与相比。乐道德曾经三次来过长安应考,耗尽了全部家资。这次他是受郑太守的资助,同时把独生儿子重托与他照管。所以,他虽年岁居长,但却处处让郑元和这个公子哥儿事事出头领先。此时,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,为乡友与文友作了导游,不时手舞足蹈,唾沫四溅地解说着什么。来兴年岁最小,尚未成年,虽然长得灵牙利齿地十分机灵,但因没有文化,对皇都的名胜古迹缺乏了解,也不多嘴打问,游兴并不很大。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忠于主人,听老爷的话,照顾好少爷。

少爷走到哪儿，就鞍前马后地相跟到哪儿。少爷叫干啥，他就去干啥，从不叫苦叫累。

乐道德是个穷书生，因为功名没有着落，快四十岁的人了，还没有娶妻，还是条老光棍。因此，他对游人中的青年妇女就特别感兴趣。一双小眼睛盯着一个美人儿就紧紧不放，饱餐秀色，甚至已经探肩而过了还要频频回头。以致看得一些妇女粉脸上像水边的桃花样发红，连忙害羞地扭头躲开。眼看着众多的佳丽，乐道德深有感触地对马上的文友说：“弟台，你看长安的美人儿就是多，而且别有风韵。这正如杜甫诗中所吟咏的一样‘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’呀！”

郑元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他此时的兴致不在众多的丽人身上。他笃信着“书中自有黄金屋、书中自有千钟粟、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的儒家古训，以及老父的严厉的家规家教：“儿呀，你是吾家的千里驹。我和你娘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。只要你一朝身居龙虎榜，还愁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妻室吗？你在中榜之前，是不准为女人分心的！如有违背，家法难容？”

乐道德与郑元 and 不同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

·游春惊艳双仗义·

性饥渴者。他这次之所以要自告奋勇，毛遂自荐地在郑太守面前，以老哥和过来人的身份与郑元和结伴同行，就是人穷志短地要秃子跟着月亮走——沾沾郑元和的光。临行时，年近七旬的郑太守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地对他说：“道德，你年纪大，阅历广，我把元和托附与你了。你把他当成你的小弟。京城地方大，是个花花世界。你们去后，一定要临阵磨枪地抓紧学业，千万不要去寻花问柳，搞邪门歪道，要是叫元和学坏了，老夫可要拿你是问！”当时他拍着胸脯保证说：“世伯放心，有我在，还能让元和去学坏吗？你老人家就静等秋后的佳音吧！”可是，一到长安，他就把保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继续用双眼搜寻着丽人的同时，又对文友鼓动了如簧之舌说：“弟台，孔圣人不是说得好吗：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焉’。人到这个世道上来，一是要吃饭，二是要寻佳偶。你正当青春年少，可不要虚度年华，错过良机呀！”

“什么良机？”郑元和信口问道。

“长安自古帝王都，长安水边多丽人呀！这曲江鸣珂巷就有一个绝色歌女名叫李亚仙的，可谓是美妙绝伦，艳压群芳。简直是西施再世，王嫱复生！她的歌喉宏亮甜

润，唱起曲儿来，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呵！”

“哦？”郑元和幼稚的心灵中有些向往了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，谁还骗你！”

“你见过吗？”

“见过！”

“在何处见过？”

“在梦里呀！”

郑元和笑了：“兄台，你真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呵！”

乐道德见郑元和有些心动，便进一步加以引诱说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我们今天就去见见如何？我保你一见就忘不了她！”

“这——”郑元和是个正值青春期中涌动的青年人，也有着对异性的一种向往与神秘感。在同伴的诱惑下，也想去看看；可是严父的家教又响彻耳边，从而又有所畏惧地说：“家父可不准我去寻花问柳呀！”

“何为寻花问柳？弟台言重了。”乐道德进一步淡化同伴的畏惧心理：“你不过是去逢场作戏，听一听李亚仙

唱一支小曲，解解闷，陶冶一下性情又有何妨？再说，令尊大人远在江南，是鞭长莫及，将在外，不由帅嘛！”

郑元和十载寒窗，磨穿铁砚地坐冷板凳苦读书久了，整月整年地面对诗云子曰的线装古书，非常乏味、非常单调，也觉心情烦闷，在文友的诱惑下，便有了寻开心的念头：“好嘛，让我这个土包子也去见识见识，开开眼界。”

“少爷去不得！”来兴在一旁大声地说话了：“你去寻女人开心，误了功课，误了功名可就糟了。要让老爷知道了，不但你的皮肉要受苦，恐怕也要连累小的我挨打哟！”

“好好好，”郑元和一想起严父那苍苍白发和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就畏而却步了：“不去，不去！”

乐道德扫兴地狠狠瞪了来兴一眼：“你这个小奴才，也管起少爷的事来了！”

来兴把嘴一撇说：“我不是管，小的是提个醒！”

乐道德斜眼看郑元和被提醒了，就心想：“好事不在忙上。我就不信你郑元和这个才子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？等到那一天你见了李亚仙呀，恐怕三魂七魄都要被

美人夺去哟！”

在一株大柳树下拴好了五花马，三人一行在岸边观赏了一番曲径迴廊绿树红花的园林风光后，便雇了一只游艇，由一个穿红着绿的中年船娘，双手划着双桨向着江心慢慢划去。

水和天一样地碧蓝，轻风徐来，吹皱了水面。船头碾破了春水，象是在锦缎上划行，显得非常舒适和惬意。水面上大小游船很多，并杂有很多琴声与歌声笑声。这就使郑元和想起了他去年春天同老父老母的太湖水面之游。太湖当然比这曲江池大得多得多，可是没有曲江水面的繁华。这儿毕竟是帝王之都嘛。

“卖花哩！卖花哩！”

一只小型花船满载水灵灵的、万紫千红的各色鲜花在游船画舫中间穿梭，招揽着生意。

“买花！买花”一只华丽的游船上，有人大声叫喊。

“来哩！来哩！”小花船循声向游船靠近。船尾上坐着一个梳着长髻，扞着鲜花的少女在划动双桨。她虽然衣装简朴，脸上未施粉黛，仍然散发着自然朴素的青春艳丽。她向游船船头上的一个青年男子嫣然一笑说：“这